



阿嬷的扁担

□康佳婧

阿嬷有一根老扁担，它由普通的竹木做成，两头微微上翘，中间部分被磨得发亮，上面还有几道深深的竹纹。扁担上缠着的防滑红布条已经褪色发硬，但每次擦拭时，阿嬷仍会仔细地修剪那些翘起的线头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这根扁担是与阿嬷如影随形的，几乎每日天刚蒙蒙亮，她就拿着扁担出门挑水了。装满水的两个大桶挂在扁担上，挑着它们走并不轻松，阿嬷总得走停停，才能将它们带到菜地里浇灌菜苗，田间地头也时常留下她深深浅浅的脚印。赶海的时候，阿嬷起得更早，往往从日出忙到日落，她才会用扁担挑回一筐筐沾满海泥的牡蛎或海虾。不过小时候的我更盼着阿嬷带着扁担去赶集，到了傍晚时分，我就蹲在门口等她回来。每次

远远望见阿嬷的身影，我就兴冲冲地奔过去迎接她。我的小心思瞒不过阿嬷，不等进屋，她便放下扁担，从竹篓里翻出几个肉松面包，递到我手里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快拿着，是你最爱吃的。”

上中学那年的暑假，我执意要帮阿嬷挑水去菜地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弯腰抄起挂着两桶水的扁担，谁知没走多远，肩膀就疼得厉害，脚步也似乎醉鬼般踉踉跄跄，两桶水还被晃得不断往外溢出，很快便将我的裤腿打湿。阿嬷见状，只得赶忙伸手帮忙扶住摇晃的扁担，生怕我摔倒。好不容易到了菜地，放下扁担的我揉着肩膀直喘气，忍不住问：“阿嬷，你这么瘦小，怎么挑得动这么重的水桶？”她笑着帮我揉着肩膀，说：“小时候一直帮大人干活，习惯了。”接着她还不忘叮嘱道：“我的身子

估计就是被扁担压矮的，你可要多吃点饭，别像阿嬷这么矮。”

有次听父亲说起，我才知阿公早年一直在外打拼，家里全靠阿嬷一个人撑着。春种秋收，赶海卖货，她的扁担两头挑过无数粮食和鱼虾。那时的阿嬷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在油灯下缝补衣物，不仅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，还想给几个孩子补齐学费。即使日子最难的时候，阿嬷也不曾让哪个孩子辍学。后来儿女都成家了，阿嬷又把孙辈们接到身边照料。直到这些孩子都回城里上学了，她依旧闲不住，天天带着扁担出门，不是用它挑水和肥料去侍弄菜地，就是把养肥的鸡鸭带去市场上售卖。父亲总劝阿嬷歇一歇，她却说：“忙活了一辈子，歇下来浑身不自在。”

后来，我上了大学，渐渐老去的阿嬷

挑不动水了，老扁担就只能“退休”了。如今的多数时间，老扁担都是靠在阿嬷房内的墙角积灰，但只要回老家帮忙打扫房间，我便会将它擦洗一番。每当这时，阿嬷就会忍不住念叨起以前的事，比如哪年收成好，装满竹筐的稻谷差点压弯了扁担。还有某次赶海时捡到几个大海螺，将它们挂在扁担上，一路上收获了不少羡慕的目光。而讲到我小时候等着她卸下扁担、掏出肉松面包的可爱模样，阿嬷更是眉眼带笑。我渐渐明白了老扁担的纹路里藏着的岁月，原来就像阿嬷的故事，是说也说不完的。而老扁担静静地待在那里，也像阿嬷一样无声地守着老家，守着那些挑水、赶海、赶集的寻常日子。

（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）



别让浅尝辄止和敷衍了事
成为你的习惯，凡事尽力而为，
才能不留遗憾。



不少人小时候都背诵过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这句古诗，也听老师或家长讲过，每一粒米、每一棵菜都凝聚着农民伯伯的汗水。在生活中还是会不经意做出一些浪费粮食的举动，比如饭后随手倒掉饭剩菜，去饭馆吃饭时剩下大量菜肴也不打包带走。

记得有一天的午饭，妈妈做了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南瓜饼等美味佳肴，我胃口大开，忍不住多添了一碗饭。谁知吃饱时发现还剩大半碗米饭，不想撑着自己，我便偷偷把剩饭倒进垃圾桶。爸爸见状严肃地批评我糟蹋粮食，我却不服气地顶嘴，还觉得倒掉一点饭没什么大不了。爸爸生气地问：“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做，得浪费多少粮食？”听了这话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任性举动，其实是对农民伯伯劳动的不尊重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很愧疚，也明白了节约粮食不是一句口号，心里还暗下决定以后要从点滴小事做起，认真将节约粮食的美德践行到底。

——《节约粮食》（林逸哲，泉州市鲤城区第三中心小学五年级）

在我心中，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，它既不是热闹非凡的游乐场，也不是风景如画的公园，而是爷爷工作的工厂。那里看似普通，却是可以让我尽情玩乐的小天地。

每次做完作业，我就像一只脱缰的小马直奔那个工厂。一进车间，我就跑向堆积在角落的废弃零件，它们犹如五颜六色的“积木”，有长方形、正方形和三角形，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。我经常将这些“积木”拼接或嵌套在一起，组成不同的“建筑”，有的好似直插云霄的“摩天大楼”，有的好像温馨的童话小屋。如果一不小心将刚完成的“作品”碰倒，我也不难过，很快会重新开始“搭建”新的。我偶尔会闯祸，不过即使是不小心弄坏爷爷的工具，被他责备了，我也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，这个充满趣味的乐园，见证着我的成长，带给我许多欢乐，你是否也有这样特别的乐园呢？

——《我的乐园》（徐易连，南安市杏莲小学四年级）



回老家

□陈铭瑞



晨雾未散，黛色的竹林好似披着一件薄纱，随风轻舞。阳光洒在溪面上，如同鱼儿身上的鳞片，闪闪发光。这就是我的老家，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。

久违回到这里，我一下车便与一股清凉的风“撞个满怀”。深吸一口气，我发现风中还带着淡淡的竹叶香，闻起来沁人心脾，猜想它应该是从后山的竹林吹来。记得儿时的我经常趁大人们不注意，偷跑去那片竹林玩耍，有时是脱掉鞋子，赤脚踩在松软的腐叶土上，感受大地轻轻地“挠”我的脚心。有时是在竹林中来回穿梭，寻找新冒出来的竹子。这些新竹的嫩叶被风一吹，好像无数只绿色的蝴蝶在振翅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不过长大后，我更喜欢雨过天晴时去竹林里走走，就像此次回来，恰逢一场雨水刚结束，漫步其中，听竹叶沙沙作响，心也随之沉静下来，不再觉得焦躁。

吃过晚饭，我坐在老屋的三楼阳台乘凉。抬头可见夜空中繁星点点，好像碎钻般闪耀，定睛一看，竟连北斗七星的位置都清晰可辨。没过多久，突然感觉几滴雨点落在睫毛上，我赶紧仰头看，发现是细密的雨丝从空中落下，很快交织成一片薄薄的雨帘，星星也变得若隐若现。我掏出手机想“捕捉”眼前的画面，却发现镜头无法将它的美完全记录下来。最后只得让眼睛充当“底片”，尝试将这雨中星夜的独特景致留在心中。

隔天一早，淅淅沥沥的雨声再次响起，

雨后，我坐在屋后的香樟树下小憩，忽然瞧见烟囱腾起缕缕炊烟，心里纳闷还未到饭点，家里人怎么开始烧饭了？不过很快母亲就解开了我的疑惑，只见她提着一壶刚煮好的桂花茶走出来，喊我过去品尝。闻着熟悉的花茶香，我又想起幼时的自己也曾有这样的茶香氤氲中，缠着母亲讲述老故事，小手还不时偷偷捞起杯底的桂花放进嘴里咀嚼。

虽然现在回老家的次数少了，但这里的竹林、星空以及雨天美景，都像母亲煮的茶汤清晰地“印”在我的脑海中，无论何时想起来，心里都会觉得暖烘烘的。

（作者系泉州市培元中学初二年学生）

想念阿太

□张嘉忻

过去，阿太住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村子里，只有寒暑假时，父母才会开车带我回去看望她。阿太的个子不高，虽然发丝大多数已经变得花白，但她的精神一直很好，笑起来时眼睛还会眯成月牙的形状。

阿太很爱花，老厝的院子也种满了花草。记得有一次看见院角冒出几簇紫色的小花，我觉得好看便摘了一把，阿太见了没生气，只是笑着说：“这花是满天星，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？”看我摇头，她回屋找出一个小瓶子，指着里头的种子，对我说：“满天星代表‘思念’，这些种子你带回去种，可要记得勤浇水。”可惜，因我总疏忽照料，尝试多次，始终未能在家中种出一盆满天星。

每次我回老厝小住，阿太总喜欢拉着我一起坐在屋里的眠床上，悠哉地看电视里播放的歌仔戏，兴起时她还会教我唱几句。盛夏午后，见我被热得无精打采，她便起身去厨房切西瓜，每次把西瓜端到床边，看我大快朵颐，她就乐得眉开眼笑。当我喊她一起吃时，阿太只会一边笑说自

己不爱吃甜的，一边摇着手里的蒲扇为我扇风。窗外的蝉鸣伴着蒲扇轻摇的沙沙声，也成为我最熟悉的夏日“白噪音”。

后来暑假再回老厝时，我发现阿太的白发更多了，手背上的皱纹愈加粗糙，犹如老树皮般。看见我来，她又像变魔术似的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麦芽糖，招呼我快尝尝。可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时，阿太给的理由仍是那句“我不爱吃甜的”。那年夏天收到我带回来送她的新蒲扇，她开心不已，走哪都要带着，出门遇见熟悉的邻居，还得举起来展示一番，再说一句：“这是我阿太买的。”去年，阿太离开了我们，回老厝收拾屋子时，我发现那把蒲扇还在，它的扇面依旧洁净如新，仿佛在诉说着阿太往日的珍视与喜爱。

转眼又到了蝉鸣声声的盛夏，今年，我终于种出一盆满天星。看着那些紫色小花在风里轻轻摇晃，恍惚间，我的耳畔好似又响起阿太温柔的声音，带着熟悉的闽南腔调，轻轻说着满天星的故事。

（作者系惠安县螺城镇中学初一年学生）

纸团

课间休息时，正在看书的小明突然收到从后面传来的一个大纸团。他兴奋地打开纸团，剥了一层又一层，最后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小纸片。

小明小心翼翼地将纸片展开，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请传给垃圾桶，谢谢！”

送分题

老师讲解试卷的一道常考题，生气地说：“这道题已经讲过很多遍，简直就是送分题。”

有位没解出题的同学反驳道：“我妈妈说过，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”

（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）



期待的开门声

□冯嘉诚

“咔嗒”的开锁声如约响起，我知道是爸爸回来了，心头顿时好像落下一只正在拍打翅膀的小鸟，雀跃不已。

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留在泉州生活，尽管相隔两地，爸爸仍会经常赶回来陪伴我们。即使只是短暂停留一个周末，他也不嫌累，每次还不忘带回各种零食给我们当礼物。

前一天听妈妈说爸爸要回来了，我和弟弟都高兴得不得了。隔天一早就守在门口，满心期待着爸爸的到来。终于听见钥匙插进门锁转动的声音，我和弟弟连忙跑过去，门一打开，爸爸的身影映入眼帘，刹那间，喜悦之情就像一朵花儿在我的心中“绽”开了。

舟车劳顿的爸爸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但一见到我们，他脸上立马露出了笑容，他蹲下身，一把将弟弟抱起，另一只手轻抚我的头，一开口就不停地询问我们的近况，连行李都顾不得拿进屋。

“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？”寒暄过后，爸爸打开了行李箱，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零食，有我爱吃的芒果干、饼干、香肠，也有弟弟喜欢的小面包和巧克力。我们把零食抱在怀里，犹如两只收获一兜子食物的小袋鼠，兴奋得又蹦又跳。爸爸看着我们欢喜的模样，也开心得眉开眼笑。

旧琴藏情

□苏可欣

爷爷房间的柜子里放着一只口琴，它的表面已经变得斑驳，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陈旧气息，每次看到这只口琴，我都会想起那些与爷爷共度的美好时光。

印象中的夏日午后，伴着蝉鸣阵阵，爷爷常会招呼我和弟弟进房间，然后拿出口琴表演他新学的曲子。我和弟弟喜欢扮成“小评委”，对爷爷的表演评头论足，有时听见喜欢的曲子，就大喊道：“好听，给一百分！”如果觉得曲调不够动听，就佯装可惜地扣分数。爷爷每次都挺认真，一旦没得到我们给的满分，他便连着好几天认真练习那首曲子，非得让我们听得满意才换新曲子。

见爷爷那么认真，后来每次“打分”，我和弟弟都会捧场地打满分。见

爸爸在家的这些日子，每天都悉心照顾我们，不仅会下厨做可口的饭菜，还把家务都揽去做，想让妈妈好好休息。晚上，我们一家人经常围坐在客厅，分享各自近期遇到的趣事，话题一个接着一个，好像怎么也说不完。

可惜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，爸爸又要回外地工作了。分别时，我和弟弟依偎在他身边，心里满是不舍。但听妈妈安慰说，爸爸下周又会回来，还要带我们去游乐园玩，我的心情渐渐由阴转晴，也满心期待着能快点再听见爸爸开门的声音。

（作者系泉州市丰泽区东星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）



赢得了掌声。

如今每次回家看见那只口琴，我仍会想起蝉鸣的夏日午后，想起爷爷教我吹琴的样子，想起他笑得眯成缝的眼睛。

（作者系德化县尚思小学六年级学生）